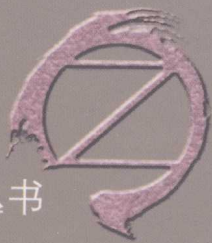


SICHUAN DAXUE ZHIXUE SHEHUI KEXUE XUESHU ZHUZUO CHUBAN JIJIN CONGSHU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 爱与思

——生活儒学的观念

黄玉顺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DAXUE ZHIXUE SHEHUI KEXUE XUESHU ZHUZUO CHUBAN JIJIN CONGSHU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 爱与思

——生活儒学的观念

黄玉顺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何 静  
责任校对:张振刚  
封面设计:吴 强  
责任印制:杨丽贤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 / 黄玉顺著. —成都:四川  
大学出版社, 2006.12  
ISBN 7-5614-3584-3

I. 爱... II. 黄... III. 儒家-研究  
IV. 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9415 号

书名 爱与思  
——生活儒学的观念

---

著 者	黄玉顺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8.375
字 数	259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 001~1 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  
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编委会

主任 杨泉明 谢和平

副主任 罗中枢 陈爱民 卿希泰 项 楚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骁	王挺之	王东杰	文富德	石 坚
左卫民	冉光荣	刘亚丁	杜肯堂	何一民
李小北	李天德	李 刚	陈国第	张晓舟
杨天宏	杨 江	赵昌文	教 凡	徐开来
徐玖平	唐 成	唐 磊	曹顺庆	黄宗贤
黄金辉	隗瀛涛	蒋永穆	潘显一	霍 巍

## 丛书序

四川大学是中国最早一批近代高等教育机构中的一个。近十余年来，又经两次“强强合并”，成为学科覆盖面较广、综合实力较强的综合性大学。一百多年来，四川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学校日益壮大的过程中，从国学研究起步，接受现代科学的洗礼，不同的学术流派融合互动，共同成长，形成了今日既立足于中国传统，又积极面向世界的学术特征。

作为近代教育机构，四川大学的历史要从 1896 年设立的四川中西学堂算起。但具体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则可以直接追溯到清同治十三年（1874 年）由张之洞等人创办的四川尊经书院。在短短二十几年的办学历史中，书院先后培养出经学家廖平、思想家吴虞等一大批在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影响巨大的学者，也因此使四川成为国内研究经、史、文章等中国传统之学的重镇。此后，在 20 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国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近代“蜀学”成为川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拥有张森楷、龚道耕、林思进、向楚、向宗鲁、庞俊、蒙文通、刘咸炘、李植、李培甫、伍非百等一大批国内知名的学者。

近代蜀学在研究内容上以传统学术为主，在观念与方法上则立意求新。廖平经学思想曾经作为 19 世纪晚期变法维新的基本理论依据之一，知识背景上也不乏西学色彩。20 世纪 20 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学者如庞俊、刘咸炘等人，更是亲自参与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其中，蒙文通由经向史，同时又广涉四部之学，在晚年更是力图从唯物史观探索中国社会与思想的演进，最能代表这一学术传统包容、开放而具有前瞻性的眼光。

自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现代社会科学的深入研究也逐渐在川大开展。1922—1924 年吴玉章在此教授经济学课程，鼓励学生通过社会科学的研究，思考“中国将来前途怎样走”的问题。1924 年，学

校设立了十个系，在人文社会科学六系中，除了更多地延续着蜀学风格的中文系外，教育、英文、历史、政治、经济五系均着力于新的社会科学研究。这一科系的设置格局一直持续到 30 年代初的国立四川大学时期。

川大的另一源头是私立华西协和大学。作为教会学校，华大文科自始即以“沟通中西文化与发扬中西学术”为宗旨，而尤擅长于西式学问。其中，边疆研究最放异彩。1922 年创办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及其会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华西大学博物馆以“搜集中国西部出土古物、各种艺术品，以及西南边疆民族文物，以供学生课余之参考，并做学术研究之材料”为目标。在美籍学者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的主持下，华大成为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基地。

华大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一是具有较强的国际色彩，二是提倡跨学科的合作，三是注重实地踏勘，而对边疆文化、底层文化和现实问题更为关注，与国立四川大学更注重“大传统”和经典研习的学术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双方各有所长，其融合互补也成为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向。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开始，华大一方面延请了庞俊、李植等蜀学传人主持中文系，加强了国学研究的力量；另一方面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中国化，一批既有现代社会科学的训练、又熟悉中国古典文化的中国学者如李安宅、郑德坤等成为新的学术领袖。

1935 年，任鸿隽就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后，积极推动现代科学的发展。1936 年 5 月，川大组建了西南社会科学调查研究处，在文科中首倡实地调研的风气，也代表了川大对西南区域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发端。此后，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考古学等领域的学者组织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工作，掌握了西南地区社会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在历史学方面，较之传统史学而言更注重问题导向和新材料之扩充的“新史学”也得到了蓬勃发展，迅速迈向国内史学界的中心。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开始，川大校内名师云集。张颐（哲学）、朱光潜（美学）、萧公权（政治学）、赵人觚（经济学）、徐中舒（历史学）、蒙文通（历史学）、赵少咸（语言学）、冯汉骥（考古学、人类学）、闻宥（民族学、语言学）、任乃强（民族学）、胡鉴民（民族学）、彭迪先

(经济学)、缪钺(历史学)、叶颉(文艺心理学)、杨明照(古典文学)等一批大师级学者均在此设帐,有的更任教终身,为川大文科赢得了巨大声誉。

在不同学术流派的融合中,四川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具有传统学术通观明变之长,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明的现代学术意识。1952年,在院系调整中,随着华大文科的并入,更使川大人文社会科学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新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继续保持传统优势学科如古典文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发展的基础上,新的学科如宗教学、理论经济学、敦煌学、比较文学、城市史等也成长起来,涌现出了一大批在国内外学术界受到极高赞誉的学者,为川大文科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06年是川大建校110周年,为了继续发扬深厚的学术传统,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繁荣,学校决定设立“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川大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原创性学术精品出版。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有助于川大学术大师的不断涌现和学术流派的逐渐形成,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出贡献。

## 叙 说

本书是一个系列讲座的录音记录的整理文本。那是我为四川大学哲学系 2004 级研究生所作的讲座，作于 2005 年 5 月，属于 2004—2005 学年“哲学专题”春季讲座。讲座每周一次，共作了 4 次，形成了现在这样的四讲的文本。

第一讲：观念的层级

第二讲：爱的观念

第三讲：思的观念

第四讲：境界的观念

现在这个整理文本的标题，跟当时讲座的题目并不完全一样，副标题改变了。当时的题目是：“爱与思——儒家思想的当代阐释”。及至这个文本整理出来之后，主要整理者崔罡建议：进一步把它整理成书出版，犹如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观念》那样。<sup>①</sup>我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因此把副标题改成了“生活儒学的观念”。

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虽然只是一个小册子，却是现象学运动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经典文本。它本来也是一个系列讲座的文本。西方哲学史上的许多经典，都是这样的讲座文本。这类似于中国思想史上的许多经典，都是师徒授受的笔录，最著名的如《论语》、《朱子语类》、《传习录》、《大学问》。它们都不是“正式”的论文或专著，但其思想价值却是不可忽视的。可以说，这也是中西共通的一种学术传统吧！有鉴于此，我将这次讲座整理成这个文本出版，并定名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

但是，说到“观念”，却也容易引起误解，立即使人想到西语的 idea。确实，在现今的汉语学术话语中，“观念”通常是对西语 idea 的翻译。在西方哲学中，从柏拉图到胡塞尔，idea 的含义虽然屡经演

<sup>①</sup> 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年版。



变，但它总会带出整个西方思想的某种共同传统的底蕴，这种底蕴当然是有别于中国思想传统的。既然如此，我们还能谈论什么儒学的“观念”吗？为此，本书特意附录了一篇论文《汉语“观念”论》。这是我刚写完、尚未发表的一篇文章。此文意在说明：汉语的“观念”自有其不同于 idea 的意谓。因为，当我们用汉语“观”“念”去翻译西语“idea”时，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翻译即是诠释，此“观念”已非彼“idea”了，它已经带出了汉语之“观”与汉语之“念”的观念。讲座的第一讲第一节“等同与对应：定名与虚位”，也可以说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

这个讲座所要传达的，就是这样的观念：中国人的观念，尤其是儒家的观念。本书致力于儒学的“还原”与“建构”，究中西之际，通古今之变，在儒学与现象学的比较视阈中，阐明一种本土性、当代性的原创思想：面向生活本身的“生活儒学”思想。本书的宗旨在于：既拒绝西化派的立场而坚持本土性，也拒绝儒家原教旨主义的立场而坚持当代性；对于后现代主义、甚至现象学本身，虽然在一定意义上采纳其“还原”的观念而回归作为存在本身的生活本身，但是拒绝其“后哲学”、“反形而上学”的观念而努力重新“建构”儒家形而上学、形而下学。这是基于人类整个精神生活的全部观念的三个层级：无物（生活感悟）→ 形上之物（绝对存在者）→ 形下之物（相对存在者）。只有这样，才能完整把握儒家的观念。

儒家的观念当然是历史地“变易”的，然而其中自有其“不易”的底蕴，这种底蕴是颇为“简易”的，在我看来，那就是“生活儒学”的观念：“儒学”就是“生活儒学”，“生活儒学”就是“儒学”。<sup>①</sup>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必要特意地标明“生活”这样的字样呢？那是因为：自从原创时期以后、秦汉以来，儒学已经长久地遗忘了生活本身；这就正如轴心时期以后、雅典哲学以来，西方哲学已经长久地遗忘了存在本身。今日儒者的使命就在于：回归生活，重建儒学。这就是生活儒学的使命。

而整个生活儒学的观念，正如本书的标题所示，就是：爱与思。这就是儒学“变易”中的“不易”，“不易”中的“简易”。儒家将作

---

<sup>①</sup> 关于“生活儒学”，已有较为集中的论述，可参见拙著《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为存在本身的生活本身视为大本大源，将生活情感尤其是“仁”即“爱”的情感的显现视为源头活水。在这种本源上，通过“思”去“成己”、“成物”，而给出存在者，从而建构形而上学、形而下学。因此，爱首先是作为不忍之心的本源之爱，而递转为作为绝对主体性、实体性、本体的形上之爱，并落实为作为道德情感的形下之爱。所以，思首先是生活本源中的情感之思、生活情感中的领悟之思，而表现为生活感悟的言说方式、诗意的言说；进而是生活感悟中生成的形上之思，而表现为哲学的言说；最终是在这种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展开的形下之思，而表现为伦理学、知识论的言说。所以，所谓境界，不外乎是一种回归：首先是从形而下存在者回归到形而上存在者，最终是回归“无我”、“无物”的纯真的生活情感。

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儒学复兴的最紧要、最迫切的任务，首先就是详尽地阐明“生活本源”，亦即“生活本身”这个大本大源、源头活水。为此，本书特意附录了另外一篇论文《生活本源论》。这也是我刚写成、尚未发表的一篇长文，意在从本源处更详尽地阐明生活儒学的首要观念。

除两篇附论外，正文文本的整理情况如下：为了便于理解，文本中的第二、三级标题，是在事后的整理、审定中加上的；为了便于引用文献的检索，在整理、审定时加上了夹注（古籍）和脚注（今人著述、译著）；对第三讲中的各个部分之间的顺序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在最后审定时，还对整个讲座的讲授内容加以一定的充实。

这次讲座是我未经书面准备的口头讲授，当时由李晓宇录音记录，事后再由崔罡、杨生照、王廷智等人根据录音进行整理，最后由我本人审定。对他们的辛勤劳动，我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黄玉顺

2006年6月于四川大学竹林村

## 目 录

叙 说	(1)
第一讲 观念的层级	(1)
一、等同与对应：定名与虚位	(4)
二、观念的层级	(8)
1. 海德格尔	(8)
2. 老子	(12)
3. 儒家	(15)
三、是、有、在：儒家“存在”观	(23)
1. 是：判定形而下存在者	(25)
2. 有：追溯形而上存在者	(28)
3. 在：生活	(35)
第二讲 爱的观念	(45)
一、性	(46)
1. 性与情：儒家的形而上学架构	(47)
2. 性与生：儒家形而上学的本源	(50)
3. 性与主体性	(54)
二、情	(56)
1. 人之情	(57)
2. 事之情	(58)
3. 生活情感	(62)
三、爱	(65)
1. 本源之爱	(65)
2. 本源之仁	(83)
第三讲 思的观念	(88)
一、西方哲学的“思”：认识论困境	(89)
二、中国思想的“思”：爱与思	(95)

1. 汉语“思”或“思想”的本源性意义·····	(96)
2. 思与爱：情感之思·····	(101)
3. 思与诗的本源性言说·····	(105)
4. 想象·形象·表象：领悟之思·····	(113)
三、思的建构性：从形而上到形而下·····	(119)
1. 形上之思：形而上学的重建·····	(120)
2. 形下之思：形而下学的重建·····	(124)
<b>第四讲 境界的观念</b> ·····	(129)
一、功夫问题·····	(129)
二、孔颜乐处·····	(134)
1. 安乐·····	(135)
2. 有所乐与无所乐·····	(137)
3. 乐(lè)与乐(yuè)·····	(143)
三、境界问题·····	(150)
1. 自发境界：在生活·····	(153)
2. 自为境界：去生活·····	(155)
3. 自如境界：回归生活·····	(159)
<b>附论一：汉语“观念”论</b> ·····	(166)
上篇 观念是念·····	(166)
1. 情感之念·····	(166)
2. 意欲之念·····	(169)
3. 认知之念·····	(171)
下篇 念出于观·····	(173)
1. 形下之观·····	(174)
2. 形上之观·····	(175)
3. 本源之观·····	(177)
<b>附论二：生活本源论</b> ·····	(185)
一、生活本身：生活之为生活·····	(185)
1. 生与生生：生—活·····	(186)
2. 生活即是存在·····	(193)
3. 生活之为浑沦·····	(199)
4. 自然：生活自己如此·····	(203)
二、本源情境：我们在生活中·····	(205)

---

1. 在生活中 .....	(205)
2. 人生在世：我们在生活中 .....	(207)
3. 本源之仁：共同生活 .....	(209)
4. 本源之物：事情 .....	(217)
三、本源结构：在生活并且去生活 .....	(222)
1. 生活之为际遇：在生活 .....	(222)
2. 本源之圣：天命的倾听 .....	(223)
3. 生活之为超越：去生活 .....	(228)
4. 良能：本源性的能 .....	(232)
5. 生活之为自由：在生活并且去生活 .....	(235)
四、生活显现样式：生活方式 .....	(237)
1. 生活之为显现 .....	(237)
2. 显现样式 .....	(239)
3. 生活方式的本源 .....	(240)
4. 文化、历史、民族的本源 .....	(242)
参考文献 .....	(249)

## 第一讲 观念的层级

我要讲的话题，是“爱与思”的问题。我目前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在很多场合下讲过这个话题，但在不同的场合讲法有所不同。我设想的正标题是：“爱与思”；副标题是：“儒家思想的当代阐释”。也就是说，这个话题是关于儒学的。或者换句话说，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说法，是“儒学的当代转化”什么的。但我自己倒是更多地认为，要是按照我自己的“大本大源”的说法，这也不全然是什么“现代转化”，因为在本源的观念层级上，儒学原来就是这样子的。大家知道，我所理解的儒学原来的样子，就是我所提出的“生活儒学”。关于我的“生活儒学”，大家可以参考我的几篇文章，网上都有的，非常方便。<sup>①</sup>

我用“爱与思”这个标题，意味着我有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就是：整个儒家思想尽管博大精深，内容非常丰富，但我觉得，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无遗，那就是：“爱”与“思”。当然，事情是不是这样的，大家自己可以思考。我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可以提出一些看法，然后反馈给我。

首先是“爱”的问题。爱的问题，我把它归结为“生活情感”问题。这是我在下一次讲座——第二讲的时候要讲的主要话题。

关于情感问题，学中国哲学的同学是很清楚的：在儒学那里，特别是从轴心时期（Axial Period）以来，爱作为一种情感，涉及儒学所讲的“性—情”关系。轴心期以来的儒学，作为一种形而上学建构，基本上是性情论的哲学。用中国的话语来说：性为体，情为用；性为本，情为末。这是思孟学派（子思→孟子）以来的儒学的正宗思想。如果用西方话语来说，也可以说，性是本体，是存在论问题、本

---

<sup>①</sup> 中国儒学网（[www.confuchina.com](http://www.confuchina.com)）。

体论问题，或者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而情，则是在这个终极根据的基础上，向形而下的落实。在轴心期以来的儒家思想中，在儒家形而上学观念中，这是一个“形上一形下”的关系，是“上学而下达”的关系。那么，在这样一个传统架构中，这个情，一般来讲，说的是道德情感，是有道德意义的；或者说，是一个伦理问题。我所说的这个“伦理”，不管广义、狭义，都是形而下的问题。不论关于“人伦”方面的问题，还是关于“物理”方面的问题，都是形而下学的问题。关于形而上、形而下的区分，我待会儿再说。

而我这里要讲爱，首先会说：爱有两种。这两种爱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当我们说“性—情”架构是“形上一形下”关系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把它把握为“存在者”的问题，而不是“存在”本身的问题。关于“存在”与“存在者”的问题，待会儿再说。我这里先说整体架构。在“性—情”架构中的性与情，都是在说“存在者”的事情；而我今天要讲的情，却首先是关于“存在”本身的事情，是先行于存在者的问题。所以，从“前轴心期”以来，一直到今天，到现代新儒家，总是涉及两种情，这两种情处在完全不同的观念层级上：一种是关于存在者的、形而下的情，另一种则是更其本源的、关于存在本身的情。这是我关于情感问题的一个总体看法。

那么，按照当代思想观念，我现在要问的是什么呢？就是：作为存在者的人和物，是怎样被这样的本源性的情感、本源性的爱给出的？这就是儒家的“思”的问题。这是我再下一次的讲座——第三讲的主要话题。

存在者被存在本身给出，人和物在生活本身中生成，这是一个所谓“无中生有”的问题。我现在经常讲这个“无中生有”。因为在我看来，今天哲学思想的一个最前沿的问题，就是“怎样无中生有”的问题。这就是“思”的事情。我们会问：形而上的存在者，以及所有的“万物”那样的形而下的存在者，究竟是如何由此而被给出的？这是我们今天哲学要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怎样被给出的呢？“生”。这也是儒学的一个极其核心的观念，过去阐释得很不够；但在孔子、特别是在孟子那里，对这个问题谈得特别多。存在给出存在者，这种关系，现象学称之为“奠基关系”（Fundierungsverhältnis），而在儒学这里，则是“思”的问题。这就涉及：“思”在中国人这里、在汉语里、在儒家这里，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就是我这个讲座要讲的“爱”与“思”两大块。

为了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我们得有一个更加先行的观念，那就是我们“当下”的观念，是我们今天研究哲学的一个基本观念。在我自己的话题当中，我把它概括为：儒学的观念层级问题。所以，我把它作为我今天的第一讲的基本内容。我们先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然后再讲爱的问题，再讲思的问题。

我刚才实际上是讲了这么一个观念层级的系列：

本源情感（存在）→ 本体（形而上存在者）→ 人伦物理（形而下存在者）

这是观念层级的递转，就是我们的全部观念、我们整个精神生活的生成过程。这样一来，我们实际上就成为一个形而下的人。事实上，我们经验世界中的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形而下的存在者：每一个人——就像冯友兰先生所讲的——首先成为一个功利的人、或者道德的人。<sup>①</sup> 总而言之，我们成为一个形而下的“东西”。

那么，这个观念层级的生成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由本源性的情感，给出了存在者，我们是由“前形而上学”走向了形而上学；然后，由此落实到各种各样的规范构造，落实到制度安排这样的规范构造，诸如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知识规范等等，我们实际上是从形而上走到了形而下。于是，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回归本源。换句话说，我们作为形而下的存在者，经常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通常所说的“境界”问题、境界的追求。境界的问题实际上是这么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回去。在这样的观念层级中，境界的问题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怎么回过头来，重新走这条路？这是一条回溯的路，就是重新从形而下回到形而上，也就是“下学而上达”，并且一直回到本源上去。这就是我的最后一讲——第四讲的话题。

我的总体思考的框架，大概就是这样。如果讲四次的话，正好是这四个问题：观念的层级、爱的问题、思的问题、境界的观念。

我今天就先来讲第一个问题：观念的层级。这是我的整个思想“生活儒学”所赖以展开的一个先行观念，一个基本前提。

<sup>①</sup> 冯友兰：《新原人·境界》，商务印书馆（上海）1946年版。



我想，我们这样来谈这个问题：我从西方谈到东方，谈到中国，然后从道家谈到儒家，最后落实到儒家。具体说来，我从海德格尔谈起；然后回到海德格尔所特别推崇的老子，我会谈海德格尔与老子之间的一种对应性；再谈道家与儒家观念层级的对应性。这样可能要清楚一些，特别是对于在座的一些不是学中国哲学的同学来说，这样可能更好把握一些。如果直接从儒学的观念切入的话，这些同学可能对儒家的一些观念不是很了解。

## 一、等同与对应：定名与虚位

我从西方谈到中国，这样的讲法或许会引起一些人的异议。所以，在正式地讲“观念的层级”这个话题之前，我想先解释一下刚才所提到的“对应性”问题。我提到“海德格尔和老子之间的对应”、“道家 and 儒家之间的对应”。这个问题涉及一个现在争论得比较多的问题，我也经常遇到这种争论，就是所谓“中西比较”能否成立的问题。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西之间是完全不可通约的，毫无关系。因此，你在谈中国哲学的时候，不应该谈到西方哲学；在谈西方哲学的时候，不应该谈到中国哲学。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前专门写过两篇文章，驳斥了这样一种观念。<sup>①</sup>今天我不再详细展开那两篇文章的观点，而是换一个角度来说。

前一段时间，我重读韩愈的《原道》，获得了一种领悟。其中有两句话，其实是他那篇文章的观念前提，很有意思。他说：“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韩愈一上来就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然后就是这两句。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韩愈是在谈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关系。其实，我们无论是在谈儒家和道家的时候，还是在谈我刚才所提到的中、西之间观念比较的时候，我们都是谈观念之间的比较问题。但是，当我们谈到这样的

---

<sup>①</sup> 黄玉顺：《我们的语言与我们的生存——驳所谓“现代中国人‘失语’”说》，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中西比较哲学”之我见》，中国儒学网（www.confuchina.com）。